

卷之五

怪手

中華書
局印行





黑木古兒波雄克革歐帳亡小翻天瘦宴
 教育部
 今蘭利陸國雲笑鵝短短
 漢美名家
 肩乃童米縱奴說說雨小小
 小說連刊
 義風心橫說之日
 俠遺孤戰秘
 奇恨血
 巾伊觀曆錄島錄記史法記話錄說說
 刊

劉半儀 徐卓呆 天笑生 天徐姜朱陳陳劉半儀 周瘦鴻 周瘦鴻 周瘦鴻
 周瘦鴻 包大笑 周瘦鴻 周瘦鴻 周瘦鴻

並精裝
 第一集
 二冊 二冊 四冊 一冊 一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三冊

八五二五三二二二三二五三四七五二元五角
 角角角角角角半分角角角角元角

中華書局發行

怪手目錄

上册

第一章 賢造之指印

第二章 黃昏眠

第三章 鑽石櫃

第四章 銀箱中怪聲

第五章 毒室：毒箭

第六章 抽血術

第七章 雙穿

下册

怪手目錄

怪手目錄

二

第八章 巨音電話機

第九章 殺人之光

第十章 繼命之電流

第十一章 毒針

第十二章 血晶

第十三章 魔窟

第十四章 怪手之末路

怪手手册

第一章 頽造之指印

一日之夕。星報主筆願謂予曰。華德君。此間有一奇案。願君廉察之。言次。取星報晚刊中截下之新聞一則。授予。予引眸視其標題曰。「怪手又獲勝矣。」紐約神秘不測之兇犯又殺一人。〔城中警察之大失敗。〕方審視間。主筆又曰。此案又爲一謀殺之案。死者名富來邱。爲一退隱之銀行家。且於大學校中爲董事。頗有聲於社會。案發之後。不得端倪。但有一恫喝之書。書不署名。而以一來者誰。掌之怪手爲記。憶上來復中華海克家寶飾被盜。老海克且及於難事。至傲慢。繼得亦惟得此怪手爲記之一書。鋼王休朋之爲人狙擊。其事甚怪。而令因趨前。惟此狀若拘攀之怪手。華德君。凡此怪手出現之處。而種種不可思。

第五回。卽亦隨之出現可謂奇矣。主筆言至是少止。已而又曰。吾觀此賊之
第五以殺人越貨爲至樂者。事愈可怖。彼亦愈樂。此大足令人寒心也。語
第五回。又發爲低抑奮激之聲。曰。其最可怪者。彼富來邱華海克及休朋
等均保壽險於合衆保險公司。而今乃一一都死。華德君君曷一行。晉謁彼公
司中之總理陶透萊。務竭君力。刺探其事。予聞言卽念及吾友大偵探克雷。顧
以急於往見陶透萊。不及覓取吾友。予先以電話調透萊行止。據云尙未歸家。
亦不在俱樂部中。私念此時爲時雖晏。或猶未去公司。予當往公司中訪之。既
往不得入。遂於九時許至第五蔭路。造其寓所。寓所絕壯麗。建築似沿古制。既
掣鈴。卽有一英國僕人出而啟關。謂透萊先生刻尙未歸。家人輩亦方盼其歸
也。予念今夕之來。意在刺探怪手事。今者一無所得。何以報命於主筆。一轉念
間。乃忽念及透萊女公子愛蘭。綺年玉貌。爲交際社會之名花。我胡不一見渠。

儂或有所得。因出名紙書其下曰。「茲以怪手事求見愛蘭姑娘。」僕人挾吾名紙導予入過廳事。入一應接之室。甫啟關予。卽於一簷間獲見一女郎倩影。披夜服。綽約有致。蓋卽愛蘭也。愛蘭冰雪聰明。又勁碩如健兒。能網球。善跳舞。偶發一語。每足以驚四座。雙波欲活。熒熒如秋水。秀髮似雲。作褐色齒。整然若編貝。工爲巧笑。居恒頗抱樂天觀念。不識憂患爲何物。故其頰輔之間。時露笑容。每一展笑。宛如春花之初綻也。當時立其次者爲一少年律師。曰卜萊。卜萊美丰姿。常作懽愉之狀。度其年事可三十五六。而名已卓著。與陶家相善。更見案頭有書。開而未闔。并有星報。一似披覽方已者。愛蘭目臧獲。蹙蹙問曰。琴吟來者誰也。琴吟答曰。愛蘭姑娘來者爲一報館中之訪員。且語且流目顧。予狀至傲慢。繼又言曰。主人平昔不好見客。姑娘當亦知之。予恐愛蘭驟下逐客之令。因趨前磬折曰。陶姑娘鄙人。今夕四覓令尊。無處相見。實緣有事相商。不容。

少緩愛蘭流目暎予嫣然笑曰君洵勇少年哉予莫名其意亟問曰姑娘之言何指愛蘭含笑答曰阿父嘗謂苟有報館訪員擅敢闖入此間者彼將一一生噬之予聞語微笑私念娟娟此豸而有一食人之老父是安足信方是時斗聞門外汽車輾動之聲巨扉闕然闢一莊容華髮之老者徐步而入愛蘭款步前趨投入其懷曼聲言曰阿父今夕安往遲遲歸來兒獨御晚餐彌覺寂寥但願此等駭人之案破於旦夕則阿父心中亦可少安今阿父若有不豫色然果何事者透萊頹然坐椅中出巾自拭其面氣咻咻然呼吸甚力愛蘭愕然固問何事透萊支持久之始起立語卜萊曰卜萊君吾已得怪手矣予及卜萊相顧愕眙弗能作聲透萊又曰欲得其人事實非難吾胸中已有成竹決能得賊明日吾且揭彼怪手之真相震驚紐約一市矣語至是忽見予則大怒指門曰惡魔趣出琴吟此間有一萬惡之訪員在爾奚爲秘不吾告予知陳情無效則木立

弗動透萊亦不顧。予挾卜萊蹀足入書室去。愛蘭尙留亭立。睇予書室中。絮語之聲隱約可聞。予頗欲淹留。於是竊聽一二側耳。哆口狀至懇懇。愛蘭搖首微笑。出纖手與予握手。別予知此一握手者。不曾下逐客之令。於是不能復留。怏怏而出。然而書室中之密語。予已得其大概。所不知者。彼賊姓氏耳。尋卽倥偬返報社。秉筆縷記其事。俾得刊諸晨報。風行一市。惟報中所載僅十之三四。後此予復輾轉探訪。始得其詳。蓋自三謀殺案發後。合衆保險公司中。償款絕鉅。陶透萊焦悚萬狀。決欲得彼殺人之賊。厥後乃有一公司中所僱之偵探。得一絳髮瞬足之浪人。其人有一外號。曰紅跛人。紅跛人者。亦以殺人越貨著。貌獰惡狀。如大厲。顧與怪手有隙。齟齬欲相仇。故偵探賄通其人。冀以弋獲怪手。一日之夕。卽偕紅跛人造公司。見透萊。紅跛人顛顛然出一紙裹。授透萊曰。先生吾久不見彼人矣。然此裏中有方略。可以循迹得彼巢穴。語後將出。忽又顧謂透

萊曰。先生爲上帝故。幸勿以吾告發之事。宣洩於外。透萊許以弗洩。紅跛人遂拜謝而去。去後可數分鐘。透萊檢視案頭函件。忽得一書封面。有一狀若拘攣之怪手。赫然照眼。卽駭然展其封。曰。「趣於一小時中。毀彼紅跛人紙裏中之方略。」透萊愕視久之。不知所措。繼卽力祛其心中之恐怖。驅車歸寓。足甫逾闕。又見門上榜一紙大書。曰。「爾其記取。」其下不署名。仍以怪手爲記。透萊覲書。駭乃益甚。惟其宅心執拗。初不以此自餒。卜萊進以忠告。而悍然弗聽。反取紅跛人之紙裏珍藏於書室內銀箱之中。視之如瑰寶焉。是夕。予返寓入室。不見克雷。知彼當在化驗所。因趨往。闌然入。曰。克雷君。吾已爲爾得一奇案。實爲前此所未嘗有者。克雷狀至沈着。自其化驗管。玻璃器及無數之瓶盞。上引目。目。予時方驗一破布。則卽委之於一顯微鏡之次。冷然問曰。是確耶。予曰。良確。吾觀彼賊似亦爲一科學家。故殺人後。初無一絲破綻也。克雷莊容言曰。天

下大奸巨猾作惡必留痕迹其有不得痕迹者殆廉察之未周耳語時目光灼然目予弗瞬已又言曰比來吾固知此間有一劇賊殺人之術絕神卽如富來邱一案吾方從事刺探其人爲大學校中董事爾當知之予曰然今日又有一事爾已知之未克雷悄然問曰是何事也予答曰陶透萊已得迹兆明日且能弋獲彼賊矣克雷聞語幾於躍起立問曰彼之得此迹兆去今可幾何時予曰可三四小時克雷凝眸停注予面發吻呼曰然則陶透萊死矣言次立褫其治事之衣易一便服予曰安有是事克雷曰華德君趣從吾行脫遲者賊踪杳矣予見克雷作此數語似有把握一時疑懼交并弗能去懷時已夜半吾二人驅車至陶透萊居宅登階擊其門鈴吟應聲出啟關倦眼惺忪已不吾識且以深夜叩關尤悖彼意將闔門入克雷立梗以足揚聲問曰陶先生安在彼安耶琴吟悻悻答曰何勞垂詢主人方安寢耳方語時斗聞低呼之聲起於屋

內聲絕慘厲令人神聳。克雷亟曰爾其諦聽是何聲者時予儕已入廳事佇立以聽。克雷尙鎮靜揚揚若無事。琴吟則色朽神木顫不可止已而至書室前縱聲而呼而室中寂然如死初無應者於是立關其門翔步入室室中燈火通明照徹四隅中央寘一桃花心木之書桌絕巨桌之一端有電話機陶透萊則方偃臥於桌次地板之上撫之僵矣。一愛犬疾趨而至狂嗅其亡主之骸繼則大嗥狺狺弗已。琴吟見狀駭極揚聲呼救他僕聞聲奔集室中大亂尋忽有一白衣女子翩然如飛鳥疾犇而入投身尸次發爲心碎之聲曰阿父阿父嗟夫上帝阿父死矣此女子匪他蓋卽愛蘭也。愛蘭號泣有頃卽挺身而起謂琴吟曰琴吟爾其趣以電話請卜萊先生至琴吟噭應立取電話之筒作急語招卜萊卜萊時方就寢答稱立至予與克雷及愛蘭乃共昇透萊起陳沙發上愛蘭尙嗚咽啜泣甚悲其姑母約瑟芬亦入加以溫慰克雷卻立四矚似頗錯愕予行

近其側。低聲問曰。是何謂者。其爲暴卒耶。抑出於謀殺耶。克雷悄然至沙發前。檢驗透萊之尸。旣起容色滋怪。抑其聲顧謂予曰。是可怖也。以吾度之。先是彼必坐桌次。治事斗聞電話之鈴。丁然作響。遂起立。至機前。取筒於手。方傾聽間。而聽筒中忽有奇光。一閃直貫其耳。吾觀其狀。蓋觸電也。予曰。謀殺之主旨安在。克雷曰。不見彼之衣囊。明明經人搜檢。書桌上之物事。亦復凌亂無次。謀殺者之主旨。已可想而知。時室門驟闢。卜萊已匆匆而入。旣視透萊死狀。卽力抑其悲微語。愛蘭曰。茲事必又爲怪手所爲。吾當拚此一生。從事偵探。俾得弋取。彼賊付之有司。語時聲至肫摯。似發於心坎深處者。愛蘭感極。無語。力握其手。時則克雷方立電話機前。察視甚周。繼作細語曰。智哉彼賊。乃御手衣來。此間一無痕迹。并指印無之也。讀吾書者。今姑聽予一述。陶透萊臨死時狀。此事予初亦未之知。蓋由克雷刺探而得者。當時予自與愛蘭握別而出。而卜萊亦行透

萊夙勤於事。則仍治事於書室。維時素月流天。月光浸其居宅之後部。苟透萊引首外。矚者卽能見二賊之影。蹲於窗間黑陰之中。一賊以帕蒙面。但露其眸。冠輞冠。冠簪壓眉心。雙肩前俯。衣領上抵其頷。右手似失形作拘攣狀。而彼震爍一時之名字。所謂怪手者。卽亦肇錫。於是手中執電線狀。頗將慎蓋其端。實與一蓄電器相通者。旣囑其黨徒守望於外。卽由窗中潛入地窖。取電線接於一煮爐。煙突之中。上達書室。而與電話機接透。萊方治事。一無所知。旣乃憶及紅跋人所授紙裏。心頗不寧。因自銀箱中取裏。及他項要件。出引手按壁間機。關門闢得一秘藏。立以紙裹等納入其中。復取白紙實信封返諸銀箱。怪手在地窖中。手一流電表。以待會此時。書室中電話丁然。透萊立起。取聽筒聽之。於是極強之電力。立入其耳。透萊觸電而踣。手中尙把聽筒。怪手觀其表意。乃得甚。知此電力。必足以殺透萊也。少選。遂躡足而入書室。御其橡皮手衣。取聽筒。

返之原處立搜透萊衣囊及書桌最後則至銀箱之前探囊出玻璃瓶二卽去箱上所寘莎士比亞石像而傾二瓶中藥料於其上成一小積復取二鎂綫接之燃之以火藥既着火發爲異光如是可十秒鐘藥已烏有銀箱上立洞一孔怪手探手入出紙裏一束納諸衣囊忽又取石像置於燈光之下出印花板二自擦其髮尋卽取此二板遍印石像之身旣畢事仍寘像於故處以掩箱上之孔次則微睨透萊悄然出室入窖去電線穿窗而出吹唇作微響召其黨徒至二人復入陰中影乃立隱怪手低聲謂其黨徒曰吾事已畢爾今往伺紅跛人可矣其人領首分道而去讀吾書者吾今更迴敍紅跛人事矣紅跛人旣上其方略於陶透萊顛顛然出合衆保險公司盤散至公園街以斗酒自勞苟有來者卽拉以同飲蓋其囊中方懷透萊酬金爲數至鉅卽作十日之飲亦弗能盡顧彼未見此酒肆羣客之中乃有一人近彼而坐蠭目流動專注其身此人蓋

於半小時前徘徊於透萊居宅左近者窺伺移時忽又隱身於幽黯之一隅出一絕重之鉛管以新聞紙裹之投向紅跛人首紅跛人微呻仆地立死其人奮然作獰笑飄然自去但留此尸骸一具以勞官中驗屍之官怪手之復仇其神速蓋無倫匹也怪手既殺透萊歸其巢穴出紙裹於懷得意無極詎意啟緘一覽紙皆空白於是勃然大怒蹀足申詈弗已爾時克雷方在透萊書室之中察視四周物狀電話機上初無指印仰眸遂見銀箱箱爲新式大小適中試門門方嚴局而鑰孔之上亦無一絲斧鑿之痕克雷恐亂指印御其手衣復取爐畔火鉗鉗石像去之石像既去予乃失聲而呼蓋見箱上已洞一孔可容人臂因卽問克雷曰是何謂也克雷立曰是山密德爲之耳予曰何謂山密德克雷曰以鐵酸及鋁粉化合而成發明者爲一德意志哀桑城中之化學師所發熱度在正千度以上不論世界最堅之鋼鐵遇之立鎔琴吟詫甚張口如鱷魚行近